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

生活与斗争的教科书

——談“被开垦的处女地”

辛未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13)

生活與鬥爭的教科書

——談“被開墾的處女地”

辛未艾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 1958 •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13)

生活與鬥爭的教訓書

——談“被開墾的處女地”

辛未艾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0148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張 4 5/18 字數 23,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40,000 定价(5) 0.11元

“运动辅导丛书”编辑凡例

(一) 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多读好书、多读反映现实的作品”的运动，这套辅导丛书，就是想为配合运动的开展尽一分力量。

(二) “辅导丛书”中所分析评介的作品，以各地读书运动中所普遍推荐的书目为主。

(三) 辅导文章，要求深入浅出地从政治上和艺术上来帮助青年读者理解和欣赏文艺作品，并从这些作品中汲取思想力量，学习书中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

(四) “辅导丛书”一般是每本分析评介一部文艺作品，但必要时，亦可综合辅导几部文艺作品或包括几篇辅导文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目 次

一	时代背景	1
二	三个党员的形象	5
三	党的领导和群众的觉悟	21
四	凶恶的阶级敌人	30
五	卓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	38

一 时代背景

苏联欧洲部分的南方，流过一条宽阔奔腾的河——顿河。人们把伏尔加叫作“母亲河”，而把顿河叫作“亲爱的父亲河”。顿河沿岸是白垩色的山峰；山尽处是无边无际的草原，草原上空盘旋着黑色的鹰鹫；有月亮的夜晚，顿河上籠着一层白纱似的轻雾；在融雪时节，被解放了的顿河把浮冰冲到亚速海去；夏天，顿河流域的田野，蒸发着熏人的热气。这是一块美好肥沃的土地。在十五到十七世纪时候，有许多农奴以及城市贫民为了不能再忍受沙皇和地主的压榨，纷纷逃到这里来。他们渐次形成一种军事部落，他们选举了自己的领袖——阿塔曼。他们在这里放牧，打猎，捕鱼。他们勇敢善战，在十六到十七世纪时，他们曾经不断地抗击过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侵略。于是沙皇政府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一支保卫俄国南疆的强大武力。就设法利用他们：供给他们一些金钱、给养、装备，让他们保留一些自治的形式。这就是称作哥萨克人的由来。“哥萨克”一语的本义就是“自由的人”的意思。然而哥萨克们虽然拥有自治的形式，就在他们

剛剛形成的時候，他們中間就產生階級關係，越到後來，階級的分化越是厲害。哥薩克中間的富裕的人倚賴沙皇政權的支撐，逐漸奴役起貧困的哥薩克來，壟斷了莫斯科方面送來的給養，把他們從肥沃的土地上排擠開去。而沙皇方面，為了鞏固他的專制政權，加強南方的殖民勢力，也勾結這些富裕哥薩克，千方百計剝奪哥薩克的自治權，加強對他們的控制。廣大的哥薩克逐漸了解他們所獲得的一點點自由，是毫無基礎的，他們仍舊受着沙皇、地主的統治，在十七、十八世紀時終於參加了大規模的起義。

他們在斯吉邦·拉靜、布拉文、普格喬夫的領導下，奮戰南北，差一點把沙皇政權推翻。十八世紀以後，沙皇對哥薩克的控制是更緊了，把哥薩克完全改組成一種軍事集體。哥薩克要獲得一份土地來耕種，必須服長時期的軍役。每個哥薩克一奉號召，就得穿好制服，騎着馬前去報到。古代哥薩克的一首民歌說：他們的土地，是用馬蹄來耕的，是用頭顱來播種的，頓河里的波浪全是他們父母的眼淚。這充分說明了在沙皇統治下哥薩克的命運。

資本主義勢力在俄國的發展，使得哥薩克中間的階級分化更加激化了。同時，又有其他城市的居民搬遷到哥薩克居住的村落里來，這些人是不參加哥薩克組織的。他們人數後來甚至超過了哥薩克。於是階級關係變得更複雜了。沙皇曾經利用哥薩克來撲滅革命運動，但是革命運動本身也教育了哥薩克。布爾什維克來到了哥

薩克的村落，年青的不願意過游蕩生活的哥薩克，從他們那里知道了自己真正的出身，真正的地位，听到了关于馬克思、列寧的故事，于是他們中間有人組織了哥薩克小組。最初人数当然很少，但这是火种。这些火种在二月和十月革命时期就起了巨大的作用。不少头脑清醒的哥薩克都轉到革命的方面来。但是由于哥薩克中有着不少富农分子，生活的停滯落后，階級的偏見，沙皇旧軍官的煽动，资产阶级的宣傳，苏維埃政权是經過了无数艰苦的战斗，才真正在哥薩克聚居区域确立下来的。集体化运动进一步改变了哥薩克中間的社会关系、生活基础。在集体化的过程中，还是引起了一連串激烈的階級斗争：垂死的殘敌勾結了富农千方百計破坏这一运动。自然，在日益强大的苏联共产党以及日益清醒、日益团结、日益靠攏党的哥薩克群众面前，这些破坏是遭到彻底粉碎了。

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它們所描写的就是頓河区哥薩克生活和斗争的場景。

“靜靜的頓河”描写的是在国内战争时期頓河地方哥薩克通过艰苦的斗争、事实的教訓，克服自己的偏見，轉到苏維埃政权方面来的故事。“被开垦的处女地”描写的是在集体化时期哥薩克摆脱落后的小私有者的生活方式走向集体的、社会主义生活的故事。两者所反映的时期虽然各不相同，人物也是互不重复的，但是在“靜靜的頓河”里的历史情势，无疑是有助于对于“被开垦的处女

地”中历史情势的理解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许多人，他们自己，他们的父亲、兄弟就是从“静静的顿河”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世世代代都是一小块一小块地耕种的地方，破题儿第一遭实施集体化，这本来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何况又是在哥萨克聚居的区域。

国内战争虽然结束已久，但是还有一些残余的白匪潜伏了下来，他们暗中联络了一些人，准备待机而动。另一方面，哥萨克农村中还有不少富农，私有观念在一部分农民身上还很牢固，他们有时还要受谣言所蛊惑。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白匪军官波罗夫采夫差不多是和共产党员达维多夫同时到达格内米雅其村的。波罗夫采夫他们认为实施集体化一定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这是他们暴动的好机会。他一到村里，就联络上了一个可靠的帮手，富农雅可夫·洛济支。

环境十分复杂，任务也十分艰巨。然而这是一场“谁战胜谁”的斗争。当时，苏联的农业在总的方面虽然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但是粮食的总产量，却只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一。同时，由于农村中商品经济单位越分越细小，富农乘机投机取巧，拒绝按照规定价格出售余粮，就使得商品粮食大为减少，直接影响到军队和城市居民的食粮供应，人人都有捱饿的危险。在这个时期觉得“世道好起来的”只有象雅可夫·洛济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

耕地年年都在扩大。从五公顷，变成十二公顷，再变成二十公顷，又变成三十公顷。牛呢？一头化两头，两头变四头，接着还使用了机器，雇用工人，……他們的貪婪使得潑留希金都只会咋舌。他們一心要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然而广大的貧雇农以及中农这时却陷在极度的貧困里。他們虽然极愿意繳納公粮，但他們自願也不暇。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底下，可走的只有两条路：要就是讓貧农破产毁灭，却讓富农象牛蒡一样長大，发展为资本主义大生产；要就是把各小农户联合成为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够运用拖拉机来迅速提高粮食产量的集体农庄。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自然，小农生产——是资本主义經濟的最后堡壘，小农的人数是众多的，一有动静，牽連的就是千百万人。要采取后一条路，光靠原有的力量是不頂用的。必須通过运动，采取革命的手段。因此苏联的党和政府一面制訂了英明的政策，一面从工人队伍中选拔了二万五千名久經鍛煉的干部到农村中去。达維多夫就是其中之一。

二 三个党员的形象

象“母亲”中的伯惠尔·符拉索夫，“鋼鐵是怎样煉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一样，达維多夫，也是苏联文学所創造的一个有血有肉的新人物典型。达維多夫是鉗工

出身的共产党员，他当过水兵，他经过国内战争的考验。

一开场，蕭洛霍夫就突出刻划出他的优秀的品质，他的性格上的特点。他一到鎮上报到，就为了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和区委書記爭了起来。他不同意区委書記所謂“要审慎的对付富农”的說法，他认为这是一种右傾。他馬上要求找出“真理报”来对証。当他到达格内米雅其村时，他不象某些从区委会来的人們一样，一丢下橇子就挟着皮包冲过在門口看熱鬧的哥薩克們，一逕走进苏維埃去，却帮着赶橇子的人卸馬具，这使他們觉得十分惊奇。人們立刻跟达維多夫打起趣来，問他那顆掉了的牙齿，“是馬踢掉的嗎？”……他还从列宁格勒带来了“螺絲扳，小鉗，大鉗，弯脚規，凿子，螺旋鉗和其他简单的工具”，他原以为这里有拖拉机要修理，当他并没有看到拖拉机时，他立刻这样做决定：“看样子好象我要作为一个組織者在这区里奔走了。也好吧，我要給他們一种集体农庄的鍛煉。”作者的着墨并不多，但是达維多夫的頑强、乐观的性格，一开头就已有清楚的輪廓可以捉摸了。

蕭洛霍夫不大直接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下評語，而是通过主人公自己的行动，他們和其他人物相互影响、相互关系来表現他們的。在达維多夫来到以前，村里就已有两个党员，拉茲米推洛夫和拉古尔洛夫。当这三个人相聚在一起时，他們彼此的个性显得多么不同。他們三个人都经历过一条独特的斗争道路。安德烈·拉茲米推洛

夫出身是一个貧农，在一九一三年被沙皇召去服軍役时，他不但沒有錢买馬，連一套哥薩克所必备的服裝也买不起。一九一八年，他請了短假回来，修理了农具、家屋，陪着儿子玩了一整天，讓他騎在他的公牛一样的脖子上。过了几天，他又走了，加入了伏罗希洛夫领导的紅軍。在战斗中，有人告訴他，白党为了报复他加入紅軍，把他的妻子害死了，儿子也跟着惊风死了。有一次，他偷空回到了家，当他听到凶手的父母还在时，他立刻上了馬，急馳到那里，把馬刀拔出鞘，冲进門口。但当凶手的妻子把六个孩子推在他的面前，高叫“他們都是安尼基的孩子！杀了我吧！”他却退了下来，把馬刀插入了刀鞘。……有三天，他留在家里，发呆、哭泣和喝酒。第四天，他收拾起无限的悲痛，又出发上陣了。一直到內战結束，才重新回到故乡。拉茲米推洛夫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但是他在激烈的階級斗争中，对階級敌人有时还会表現手軟：他輕信雅可夫·洛济支是个好人；当他去执行沒收富农的財產时，他又給女人、孩子的哭叫吓跑了，他甚至跑来对达維多夫說：“我不干了！”

拉古尔洛夫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哥薩克。但是他很早就痛恨私有財產了。他的母亲把邻家一只誤闖进来的猪，用焦油燙伤致死。邻居偷偷地燒掉了他們家的二十三堆小麦。过了五年，这个邻居被人用干草叉刺死在打谷場上，拉古尔洛夫猜想这是他哥哥們干的。从那时起

他就脱离父亲，去做一个雇农。第一次大战，他被調去打仗。当德国兵炮轟的时候，他躺在那里想：“我在这里遭受着恐怖和死亡，是为了什么人，或是在挽救什么人的私有财产呢？”他就在这时候吸到了一口毒气，中了毒。从此以后，他就是走上一座最低的小山，他的心臟也要发跳，血涌到头上來。他回来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布尔什維克。在內战中，他坚决地打击着他称做“毒虫”的白匪。他得到了勳章。他对于革命也是十分坚决的。他不允許有人对苏維埃政府表示怀疑。他相信“英国将来一定会建立一个苏維埃政府的”，他坚决拥护把一切生产谷物的财产完全划归集体农庄，他对达維多夫說：“我們就是把自己埋进土里，也要把每个人拖进集体农庄去。我們总要进一步一步的更加走近世界革命。”对待富农，他比拉茲米推洛夫坚决得多。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容易激动，他的唐突而有害的热情常常取政治理性而代之。有一次，他甚至用手枪威逼着个体农民班尼克写悔过書。

和上面两个人比較起来，达維多夫身上就集中着更多的共产党员的品质。他所以这样不是偶然的。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工人。在一次罢工之后，父亲不但被工厂开除，而且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家里剩下他的母亲和四个孩子。他們度过了最痛苦、最屈辱的生活。达維多夫后来是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普梯洛夫工厂在革命时代，是革命工人的一个中心。蕭洛霍夫沒有描写达維多夫在

这个工厂里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斗争，但无疑他在那里是得到了良好的革命锻炼的。他也参加过海军，“波将金”号以及“阿芙乐尔”军艦的先后起义，是红海军的光辉传统，他在海军中显然也得到了相应的锻炼。这些锻炼加强了他的原则性，使他不但避免了象拉兹米推洛夫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动摇，拉古尔洛夫对待群众的粗暴；而且发挥了作为一个群众底领导者和组织者的真正的作用。他注意群众，关怀群众，他认为应该对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在格内米雅其村开活动分子和贫农的会议时，有一个贫农不愿意举手赞成驱逐一个富农，达维多夫问他为什么，这个贫农回答说，这个富农是他的邻舍，一旁听着的拉古尔洛夫就受不住了，喝令他“立刻离开会场”。达维多夫却严正地打断他：“不，那样不行，拉古尔洛夫同志！”仍旧要那人把理由说完，向那人提出了有力而又直率的批评，还在手册里记上“这是一个被阶级敌人蒙蔽了的人。需要感化他”。达维多夫不是一个大演说家，然而他能够用简单的話，显明的道理去说服哥萨克贫农。他对他们这样说：“我们谷物上所遭受的困难是由于富农让谷物在地下烂掉的缘故。我们得强迫他们把谷物拿出来！而你们是高兴缴出谷物来的，只是你们并没有很多。现在还不能依靠贫农和中农的谷物来养活苏联。”只有寥寥几句话，就把当时苏联农村经济关系的真相作了最概括的描绘。

达維多夫的面貌就是这样一步步在讀者面前展开的。但是达維多夫的性格和灵魂的更深刻、更完整的显露，是在集体农庄运动展开以后。集体化运动一开始，达維多夫就碰到許多棘手的问题，碰到各种隐蔽的反抗。达維多夫在沒收富农财产时，被一个叫做鉄推克的人用鉄棒打伤了。在反动軍官波罗夫采夫的唆使下，雅可夫·洛济支招募了三十多个哥薩克加入秘密組織。中間有一个叫做訶普洛夫的表示了后悔，这个黑帮就連夜把他杀死，还殃及訶普洛夫的老婆。后来，在村里又发生每夜屠杀牲畜的事情，“暮色剛剛上来，就可以听到羊的短促而窒息的哀鳴，猪的临死的絕叫……不仅是那些加入了集体农庄的人，就是个体农民也都在宰杀。……两夜的工夫，格内米雅其牲口的数目就减少了一半”。最后，为了把麦种借給邻村，又引起了軒然大波，連达維多夫也挨了打。……当时，在苏联，富农是反革命匪徒所能依靠的最后一个阶级力量，当富农在集体化时期要被作为一个阶级而消灭时，他們慌了。他們使用了一切最卑鄙、最毒辣的手段，来进行阻撓。

达維多夫在沒有来到这个村子时，他沒有想到农村阶级斗争的一切复杂性，現在他开始緊張地注視这个村落，他觉得它好象是一座新型复杂的机器。他竭力想去理解它的机构，去看清每一細部，去設法开动这架复杂的机器，注意它的每天連續发动中的每一个障碍。达維多

夫虽然没有立即找到这些暗藏的敌人，但是他采取了正确的方法，他首先团结了贫农和积极分子。康德拉脱·梅譚尼可夫、罗比西金这些哥薩克都在达維多夫的鼓动下加入了集体农庄，他们后来成为集体农庄的中坚。达維多夫以最坚决、最从容的态度应付着各种变故，他善于分析情况，他的爱憎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的。当他被铁推克打了以后，一个富农叫道：“这事情可以再发生的！”，他大声回答：“……如果必要，为了党，为了我的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我可以献出我的每一滴血。你听见吗，你这富农毒虫？所有的血，一直到最后一滴。”

他在紧要关头，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的。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利用麦种问题，煽动哥薩克們鬧事的时候，情况十分危险，但达維多夫却一面机智地把谷倉鑰匙藏起来，派人去招呼生产队；一面挺身出去，从容不迫地应付包围着他的妇女們。他忍受着屈辱和殴打，冒着被打死的危险，他的“腫了的嘴唇还是浮着微笑”。最后，由于打的狠，虽然不笑了，但他始终沒有把藏鑰匙的地方告訴他們。

事情平息以后，他只叫民兵把几个积极煽动的人送到区上去。对于那些“被富农的鱼钩钩住了的人們”，他仍旧满怀热情对他们进行说服。他这样说：“布尔什維克不是复仇心重的，他們只是不饒恕的惩罚他們的仇敌。但是縱令你們脱离了集体农庄，听从了富农的鬼話，偷盜

了谷物，打了我們，我們并不把你們当做敌人。你們是暫時走錯了路的动摇的中农。我們不会对你們采取任何行政上的处分的，不过，我們要使你們觉悟。”

达維多夫这种面临危險，鎮定沉着，同时又能够划清界綫，把煽动者的富农和“被富农的魚鈎鈎住了的人們”区别开来，对受蠱惑的人进行耐心的說服，这是共产党员品質的典型表现。蕭洛霍夫在这里对达維多夫的性格作了最生动的描繪。而在描繪达維多夫性格的同时，也反映出受蠱惑的群众的面貌。达維多夫开头命令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去招呼生产队回来，不肯去躲避。然后他悠閑地吐着烟浪，双手插在口袋里，迎着群众走去。他以三言两語道破了农民班尼克的瞎起哄，他說：

“你說我們阻止了你們播种嗎？”

“唔，不是嗎？”

“你把你的麦种繳到了公共倉庫嗎？”

“不錯，我繳了。”

“你又取回去了沒有呢？”

“不錯，取回去了；但是怎样？”

“那么，什么人阻止了你播种呢？你在倉庫的旁边閑蕩干嗎？”

这一場話直把班尼克說得往后退了。达維多夫好几次制造理由，推說鑰匙在別人那里，他故意把箱里和桌上的一切翻来复去，半天都沒有結果，气得一个女人直嚷，